

流年记

# 平凡人 寻常事

刘洪

## 高冷，高技

那晚去海滩走步，回来时路过烟大南门外的小吃摊，油香扑鼻，顿觉肚子饿了许多，便选中了一个馄饨摊。

摊主是个三十来岁的妇女，胖鼓鼓一张红彤彤的汗脸，双眼也是鼓鼓的，膨胀着晶亮的精气神。

我说来碗馄饨。她问，要大号的、中号的还是小号的？我说大号的，也就是一大碗。她瞥我一眼，大概是觉得我这么大的年纪了，还这么能吃，太反常了！

我见她转身从冰箱里端出一盒肉馅，就问：“现包啊？什么时候能包好呢？我肚子咕噜叫呢。”她又瞥我一眼，没搭腔，默默地又从冰箱里端出一叠雪白的馄饨皮儿。

我问她：“有啤酒吗？来一瓶。”她仍没搭腔，只是摇了摇头，开始包起了馄饨。

真是高冷的女人！

我只好去西面的小超市买啤酒。不到三分钟吧，我拎着一瓶“崂山”回来了，却惊讶地看到：我的馄饨竟然煮好了，热腾腾、满当地盛进一只蓝花的大海碗里。嘿，这速度！

我在一张小桌前坐下，问女摊主：“有酒杯吗？来个酒杯。”她仍没搭腔，只是摇了摇头。

好吧，没有酒杯，只好对着啤酒瓶

## 舒心事

那天上午去南郊敬老院看望老母亲，途中遇见了几件叫人舒心的事。

先是坐51路车，在烟台二中莱山校区站点下车，再转乘从牟平开来的605路车，坐9站就可到达敬老院。

在二中站点等车时，605路车久久不来，天气闷热，倍增焦躁。忽然想起在下一个站点的树荫下有个小小的菜市，聚拢着一些郊区的菜农，出售自家田里产的新鲜菜果，何不趁着等车的间隙去逛逛菜市呢。我一向喜欢逛菜市，通红的、鲜绿的、娇黄的，圆溜溜的、胖乎乎的、香喷喷的……各种色彩、各种形状的菜果让人不用花钱就能看到。

于是甩开大步走向下一个站点，一边走一边回头看，生怕身后驶来了605路车。

还好，当我走进菜市时，车一直没来。

抓紧时间买菜。先是买了一大堆的“黄瓜妞”，白白胖胖的，葱嫩的，每斤才一块五；又买了二斤辣椒，那种螺旋着身子的尖头绿椒，每斤也是一块五。女摊主用手指着剩下的一堆辣椒央求我说：“师傅，你干脆包圆吧，我急着回家，这一大堆辣椒每斤只要你一元钱。”我窃喜，都要了。

刚把买好的两种鲜菜装进一个大方便袋里，抬头一看，车来了。

上了车，前行不到两分钟，外面就下起了瓢泼大雨。心里觉得真侥幸，没被雨淋着。但又担心这雨一直下怎么办，我没带雨具。

车一站一站地向前跑着。

身后，有两个妇女在拉呱，我侧耳听着。其中一个妇女说话的声音真好听，嗓音脆脆亮亮的，她的话，亲热中透着善意，爽朗里闪耀灵光。心里就想，这肯定是一个漂亮女子。

为了证实这猜想，我装着看外面的雨景，捎带着把视线投向了身后想看的地方，顿时为自己有一双能掐会算的好

嘴喝啦。也不能干喝呀，必须就着馄饨喝嘛。

可是，女摊主只是把我的馄饨放在灶台上，就不管了。我只好起身，亲自去端。真想批评她一句：“你这服务，差点劲啦！”但是看在她干活麻利的份儿上，就忍了。对于身怀绝技者，我一向敬畏。

吃喝的时候，来了一个姑娘，要了碗小号的。摊主又开始包馄饨，右手筷子，左手面皮，挑肉馅，飞落左手，五指一合，就合成一枚金鱼状的小馄饨。不到半分钟，包好了；不到半分钟，煮好了。那张鼓鼓的汗脸在灯光底下红光闪闪，却又冷冷冰冰。

我感叹着，技高一筹的人都难免高傲啊！为啥要高傲？似乎只有高傲了，那高人一等的技艺才会保值，才不会被别人小瞧。

馄饨很鲜，汤更鲜，放进了不少的紫菜和虾皮。我吃得爽快，最后把汤也喝得一滴不剩，大汗淋漓，通体舒泰。

从小包里掏出了一张十元的票子和两枚一元的硬币，起初想把饭钱压在饭碗底下起身扬长而去，以报复摊主的高冷。想了想，改了主意，拿起钱，走到女摊主面前，隔着灶台，用双手，将钱敬呈。

她单手接钱，面如冰霜。

耳朵而高兴。我看见的是一张虽然不太白但是笑容闪闪、容颜亮亮的鹅蛋脸，那脸上，笑出来了浅纹，笑出了白亮的牙齿，让人看着感到顺眼舒心。

车到解甲庄站，和漂亮女子说话的那个妇女要下车，漂亮女子朝着人家的背影喊：“雨大了呀，有伞吗？啊，有，太好了！你真有准备呀！慢点走哈，不要着急呀。”

简直是每个音符每个字都是音乐都是诗。那话里，有关切，又有敬佩，既让人心里暖呼呼的，又叫人心里美滋滋的。

这女子真会说话！

车继续前行。

过了两站，她也要下车了。外面的雨还在有声有色地下着。她站在车门口，手里既没有雨伞也没有雨衣。身后一位大娘对她说：“这么大的雨会把你淋得浑身精湿精湿的。”她头也不回地说：“没事！我跑，一会儿就跑到家了。”那意思是，只要她跑起来，雨就淋不着她了，只要她跑得快，跑得带劲，雨就不敢淋她了。看来这漂亮女子还有一副充满巧思妙想的漂亮心情呢，有了这种好心情，人生的各种烦恼会统统变得多姿多彩、可心可意。

车停了，门开了，她下车了。你说神不神啊？就在她跳下车门即将承受雨淋的时候，阳光出来了，金灿灿地出来了，大雨戛然而止，天地间变得明晃晃的。那女子乐得朗声喊道：“太好了，太好了呀！”

顿时觉得老天爷也会有心情，和我一样充满着敬畏和祝福的心情。

午后两点，我从敬老院里出来，等了将近半小时，等来了一辆返程的605路车。刚上车，你说神不神啊？大雨又开始下了。坐在车里，看着车窗外面的豪雨，我再次感到侥幸，感到这一天遇到的舒心事真是多如雨点。

## 芸豆打卤面

北面胡同里新开了一家打卤面小店，灯光迷人，吆喝声也迷人，终于把我吸引进去了。柜台桌椅很新潮，店员一色的漂亮姑娘，统一的鲜红制服，也很新潮。空调的冷气更是让人好受。

我要了一碗芸豆面条，大碗的，价格13元。

等了好久，面条才摆在我的鼻子下。拿起筷子，插进碗里搅拌了一下，心里凉了大半截：碗里除了白色的面条，就只有少许暗绿的芸豆块了，没有肉，没有葱花，没有虾皮，甚至没有油花，但有蛋，金黄色的，却只有一小块，比指甲盖还小。挑了一根面条进嘴，艮啾啾的，嚼不动。吃了块软软的芸豆，淡淡的几乎没啥芸豆鲜味。整碗面，成本不过三元钱，净挣我整整十元钱！这小刀，削铁如泥啊。端着白瓷碗，我像是看见店老板那冷酷的脸，挑着面条，我像是看见了他那曲里拐弯的心事：挣钱！挣钱！当务之急是挣钱！大刀阔斧地挣钱！

顿时我大感悲哀，为这个小店的倒闭停业而悲哀——它很快就会关门倒闭的，因为我一边用力地嚼着面条一边暗暗地发誓，再也不会当它的顾客了。我是我，

## 买大米

我买大米都是去超市买散装的，每次买个三四斤。袋装的大米我很少买，为什么呢？不知是年龄大了还是变懒了，提着一袋沉甸甸的大米，我总觉得太费力了，太辛苦了。

那晚8点40，吃了晚饭，我去新世界超市买米。直到走进地下室的大卖场时，我才意识到，时间太晚了，超市快下班了吧？于是加快脚步，一口气走到最东端的大米卖区，这里空荡荡的，没一个顾客，也看不见售货员。

“有人吗？我买大米啊！”我喊着。

话音刚落，就听见南面一个亮着灯的房间里响起一个女人的喊声：“来啦来啦。”

一个四十多岁的白胖女人，一边打手机一边笑嘻嘻地走了出来，边走边对着手机说：“别急别急哈，我很快就下班了。”

我说：“太晚了，影响你下班了吧？”她说：“不晚，还有好几分钟才下班呢。”大概见我走得满脸大汗、呼呼大喘吧，她又追加了一句：“我都不急，你急什么呀，时间很从容，别急，安安心心地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吧。”我说我买大米，说着我走向每斤三元一角的大米木柜，扯下一只塑料袋儿，抓起铁舀子就要挖米。女人走了过来，悄声对我说：“别买这种米，去买那种米吧，它比较好。”她用嘴唇，向附近那每斤两元五角的米柜撇了撇，见我面露疑惑，她笑着解

我又不仅仅是我，我同时是许多的我，我是我们，我是广大的所有的顾客。我不满意，所有的顾客也不会满意，我发誓不会再来这儿当顾客，所有的曾经来这儿当过顾客的人们也不会再来当顾客。

上述规律是屡试不爽的。比如，我们小区有家小超市，我是它多年的顾客，它的生意一直很火。去年，我决定不当它的顾客了。今年年初，它就关门倒闭了。再比如，我曾经认识一个老乡，非常讨厌他的相貌和做派，尽量避免和他接触，后来他被“双规”了，成了个小贪官。

我吃面的时候，店内的顾客一直只有我一个人。柜台前的女店员闲得慌，低着头懒洋洋地看手机，嘴角旋转着愚蠢的笑。我对面条的洁净程度产生了巨大的怀疑，顿时有点反胃，不吃了，剩了半碗。

抬头环顾店内崭新的装修，想想它开业时不菲的投资，感到惋惜，感到悲哀。

这几年，实体店纷纷关门停业，原因有多种，电商冲击啦，房租过高啦，等等，但是价格不亲民，小刀磨得锋利，也是个原因，也许是主要原因。

看似可怜，实则可悲。

释：“那是今天早上新进的黑龙江大米，中午我焖着吃过，比这三元多的米还香哩。”

我被感动了，赶忙去挖那既便宜又新鲜的米。

装好了米，过完了秤，她说：“你去扯个比较大的塑料袋，套着这米袋，这样你提着会轻便些。”听她这么说，我再次被感动——这女人考虑事真细啊！

提着大米，走出大卖场，我在灯光通明的休息区里坐着沙发歇口气。片刻，下班铃声刺耳响了，我看见那个白胖的女售货员背着一只坤包埋头走向通往一楼的扶梯，从那急匆匆的脚步上，我能猜出她早就盼望下班了，我还能猜出眼下她肯定有什么急事要去办，或是女儿在家里催她赶快回家做晚饭，或是某个亲朋好友有什么大事要和她商量，或是老爹老妈有哪一个突然病倒了，正紧急地送往医院……她是如此急匆匆地走着，埋着头，目不旁视。但是刚才，她为我服务的时候，却又那么从容，那么细致，那么周到，那么热诚。

这反差，让我震惊，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可贵的品质：心情是心情，工作是工作，决不能让心情影响工作。

我想，在眼下的中国人身上，这类平凡得似乎不值一说的品质，有成千上万，数不胜数。正是这些品质，构成了一种竞争力，驱动着中国经济屡屡以奇迹般的雄姿震惊世界。